

# 大生的黄金时代在 1922 年戛然而止

2

传奇人物

## 其他企业陆续开办

自 1899 年大生纱厂开机以来,其他企业陆续在唐闸开办,广生油厂、大兴(复新)面粉厂、资生冶(铁)厂、阜生蚕桑染织公司、泽生水利公司、大达内河轮船公司、大生轮船公司等都出现了……

在所有这些企业中,大生纱厂是起点,是轴心,也是母体,是资本的源泉。其他企业并没有带来多少利润,有的甚至长期亏损。

到 1907 年大生举行第一次股东会时,大生对其他企业的投资和往来达到了 40 万两,这些投资并未经过股东同意,加上这些企业多数不赢利,所以会上议论不少。

这一天,离筹办大生已有 12 年,离开机也有 8 年了。张謇在会上提出辞去“总理”之职,全体股东一致挽留,他回答:义务也有尽期,自己已经 55 岁,精力日减,也当少自爱惜,希望以 60 岁为限。

新成立的通海实业公司仍选张謇兼任“总理”。实际上,通海只是大生和各企业之间的往来账房。不过,通海成立后,

可以明显感觉到,张謇以大生投资办厂的势头减缓了。1907 年以后,大生有多年没有投资办过新企业。

## 黄金时代的消逝

在清代几百年间状元共有 114 人,仅江苏就有 49 人,然而真正脚踏实地、做出如此大事业造福于社会的只有张謇一人。他生平最喜欢用的花押是“自强不息”四字,有时简称为“自强”二字。

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

大战,给中国纺织市场留出了一个巨大空间。这是一个天赐良机,1913 年以后,和其他地方的纺织企业一样,大生一厂、二厂连年赢利,兴旺一时,仅 1919 年两厂赢利就高达 380 多万两,创下最高纪录。总计从 1914 年到 1921 年的 8 年间,大生两个厂的利润有 1 000 多万两。

1920~1921 年,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,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。此时,大生已拥有纱锭 13.7 万多枚,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,不过,张謇作为掌舵人即便在盛极之时也不是没有警觉,他曾发出过这样的通告:“营业之道,先求稳固,能稳固,即不致失败,即失败亦有边际,企业者不可不知也。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;今吾通实业正在此时机。唯望吾实业诸君居安思危,持盈保泰;更须坚定守分,此鄙人所希望于诸君者,在长久之道也。”

1918 年,大生驻沪事务所在上海九江路购地,1920 年花 18 万两建起一幢四层的西式建筑,名叫“南通大厦”。当大生鼎盛之时,上海等地的银行、钱庄争相给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,他们不怕大生借,只怕大生不来借。

1921 年,大生对外负债已经 400 万两,危机开始出现。张謇本来想在来年举办地方自治第 25 年报告会,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绩,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,将他常引为骄傲、赖以保障南通的许多水利工程摧毁,只好作罢。

1922 年,在北京、上海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,投票选举“最景仰之人物”,张謇得票数最高,他走到了一生的顶

峰。这一年正好是他 70 大寿,整个南通仿佛都像过节似的,各地显要、名流、名伶云集南通。

好景不常,这一年,持续走红的市场突然走黑,棉贵纱贱,向来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 39 万多两,二厂亏损 31 万多两。1922 年成为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。黄金时代戛然而止,而且一去不返。

从 1922 年起,大生档案里,各银行、钱庄催款的电、函猛增。眼看着历尽艰辛创立起来、苦心经营了 30 年的大生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,对张謇晚年无疑是个沉重打击。纺织专家李升伯回忆,他于辛亥革命前在上海民立中学读书,随老师到南京参观劝业博览会,听了张謇的开幕演讲,深受其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,回校后写论文“不甘心中国是一个落后国家”,鞭策自己。出于对张謇的景仰,他在 1925 年受银团之托出任大生经理。

## 银行关键时刻不帮大生

1923 年 6 月 14 日,大生纺织公司查账起草委员会成立后,开会频繁,在 9 月 12 日召开的第二十次会议上,张謇对金融界表示不满:“大生所以处于困难者,固由时局所涉,亦为天时所致。盐垦上影响是一问题,但亦因中国金融机关未臻完备,从来实业借款须有农商银行行为之补助,为十年、八年之长期借款。今实业界以短期之借款谋永久之企图,必困之道也。银行家以投机之眼光充实业之活动,临时之作用也,所以银行与实业不能得携手之利益,然亦无法。”

这种不满当然有相当的理由。但是,大生自身的问题也是

显而易见的,比如机器设备的更新没有跟上,从未将折旧计入成本,也没有用于机器更新,只是把折旧和公积金一起入账,进入周转资金中。大生系统的有些企业如广生油厂、资生铁厂等,或一直没有保险和折旧提存,或开办多年都没有这方面的提存。

再如,大生投资扩张过多,用张謇自己的话说就是“本小事大”、“急进务广”,到他去世前,大生一厂仅为企业和公益事业垫款就有 70 多万两,对其他企业的借款超过 112 万两,以往来名义被其他企业占用的(不包括正常往来的应收款)也接近这个数字,三项合计超过了全部营运资本的 45%。

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就是大生一向获利全分,首先是官利,约定是 8 厘,即使在筹办期间,集股面临搁浅,仍年年动用股本来支付官利,万分困难时也没有少付分毫。开机之初靠卖原棉维持生产仍是如此,以后每年盈亏结算,都是先提了官利再算。

这是早期中国企业的通病,因为筹资难,不得已的选择。官利之外,在大生的利润中花红、余利占的比重也很大,公积金、折旧等却很低,长期以来,赢利的大生一、二两厂公积金累计不过 120 多万两,只相当于官利的 1/3 和花红余利的 1/9(其中 60 万两还以张謇名义借出去办慈善公益事业),大生二厂到 1913 年也就是开始营运的第七年才开始提公积金,最少的一年只提 5000 两。

大生即将搁浅时,张謇在给股东的宣言书中表示,大生一、二两厂的股本只有 369 万两,而纱锭的市值在 900 万两

以上。27 年来大生仅官利就付出了 1348 万多两,股东所得已数倍于投资。即使大生彻底失败,他也无愧于大生,无愧于股东。

## 失败原因:“二无二差”

对于张謇和大生的成功和失败,当时有人概括了“二好二多”与“二无二差”。“二好”,一是舆论好,他以状元办实业,致力于地方事业,主张关税自主,《申报》、《时报》和英文《字林西报》、《大陆报》、《密勒氏评论报》等媒体经常报道他的消息,称誉他“执东南牛耳”;二是机会好,遇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。“二多”,一是存款多,大生以高利息、不论期限和凭折付息、手续简便等优厚条件,加上信用可靠,吸引了许多遗老、名士、富商的存款;二是往来多,与多数银行、钱庄关系密切。

“二无”,一是无计划,张謇办实业没有全面统筹的计划,一度要在南通办 9 个纱厂;二是无制度,大生早年有制度,成功之后,特别到他晚年,制度形同虚设,用人、行政都交给了能干而有私心的张。张氏兄弟一张纸条就可以让某企业、某盐垦公司到大生驻上海事务所欠几十万,包括伶工学社、纺织局都可以开户透支,以张謇个人名义的透支有 100 多万两(按张謇说是八九十万两)。“二差”,一是舆论差,从人心向张到了人心反张,张孝若年纪轻轻就要出来选江苏省议长,以及他与军阀的关系都受到非议;二是团结差,内部出现问题,张氏兄弟与股东不和,张和侄子张孝若不和,大生其他元老与张孝若不和等。

傅国涌著 中信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[内容简介]

作者以历史观察者和记录者的角度,用平实的语言详细记录了明清开始、经历民国时期直至中国建国的一段时期内,中国本土企业家的成长及兴衰。书中用 6 个清末民初最为著名的实业家的事迹,来追寻近代中国本土企业家的商业传统,其中包括了张謇、荣氏兄弟、范旭东、穆藕初、刘鸿生、卢作孚。

## [上期回顾]

1894 年,41 岁的张謇中了状元。喜讯传到家乡海门常乐不久,他父亲就撒手人寰。按清朝规矩,他要在家守制三年。1895 年,张之洞授意他在南通开办纱厂。筹办期间,在北京的一次遭遇,使张謇决定彻底远离官场,实业救国。1899 年 5 月 23 日,经过 44 个月漫长的筹备,大生纱厂正式开机。

# 梵天之眼受到婆罗贺摩的诅咒

3

悬疑小说

## 沈默的太爷爷与梵天之眼有关

四天后的上午,沈默和夏晓薇拖着两只旅行箱,走进虞江火车站的候车大厅。他们不知道的是,有一个人尾随着他们,从容地将一只装有西格绍尔手枪、用特殊材料制成的黑色保险箱放在安检传输带上,警报声并没有响起。那人顺利通过安检,提起保险箱,混入候车的人群中。

一下火车,沈默和夏晓薇就去了聊城大学,来到曾平教授的住所。曾平对二人的到来似乎并不热情,相反她的脸上却隐隐有几分忧色。沈默把事情简单说了一遍。又取出那本《吉檀迦利》,翻到第 52 页,递给曾平。

“婆罗贺摩、贾亚希玛、吴尚贤、宫里雁、囊占、傅恒……泰戈尔、溥仪。”看到书页上的那行字,曾平脸色苍白,突然紧紧抓住沈默的手,战栗不止:“婆罗贺摩的诅咒……婆罗贺摩的诅咒!”沈默诧异地问:“婆罗贺摩的诅咒?曾阿姨,到底怎么回事?”曾平平静下来后,慢慢道来:“这和传说中的梵天之眼有关。”“梵天之眼?”

“梵天之眼是创世之神婆罗贺摩,也就是大梵天的眼睛。1750 年,印度南方的迈索尔王室神庙中,供奉着一尊婆罗贺摩神像,神像的眼睛是两颗巨大的黑钻石。法国士兵伊迪耶·阿鲁埃发现了这个秘密,在一个雨夜,他盗取了两颗黑钻石。奇怪的是,伊迪耶最终只带走了一颗,另一颗却神秘失踪!”曾平无力地说:“孩子,你的老师涉足了一个死亡命题。所有研究过这一命题的人,全都付出了

生命的代价。不是突然死亡就是离奇失踪。从俄国历史学家彼得罗夫、日本学者鸟居一郎,到我国的历史学家李敏。李敏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。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,这曾经是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。”

沈默脸色大变,嘴唇发青,问:“曾阿姨,您说的李敏可是大夏大学的李敏教授?”曾平很有些惊讶:“正是此人。怎么?你知道他?”沈默支吾道:“哦,查资料时偶尔看到过这个名字。曾阿姨,我想知道这个死亡命题的详细信息。”

曾平接着说:“这只是个故事。我可以回答你两个问题。两个问题之后,我们永远不要再谈这个。”沈默想了想,问了第一个问题:“伊迪耶盗走的那颗梵天之眼现在在哪里?”曾平答道:“藏于俄罗斯国家博物馆,现名奥洛夫。”沈默惊呼:“世界名钻奥洛夫?”

“对,两颗巨大的黑钻石,每一颗都接近二百克拉。”沈默问了第二个问题:“泰戈尔和梵天之眼有什么关系?”

曾平的脸色越来越差,她说:“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。我只是给你讲了一个故事,而故事永远不是历史。我累了,就不留你们了。”沈默看她好像确实很累,只好起身告辞。告辞前,曾平突然说:“你们可以到光岳楼附近找六指冯老太,她那里有样东西你们会感兴趣。”

回来的路上,沈默喃喃自语:“我国的历史学家李敏……李敏……李敏……”他突然转头,对夏晓薇说:“晓薇,我想回贵阳。”

夏晓薇惊讶地问:“沈默哥哥,你怎么了?为什么回贵

阳?爸爸的事情你不管了?”

“这件事我不会不管,也不可能不管!曾教授说过世界上几个知名的学者都因为接触梵天之眼这个课题,而离奇死亡或者失踪,其中有我国的历史学家李敏……你知道李敏是谁吗?”“他是我的太爷爷。”沈默说。夏晓薇呆住了。

沈默解释道:“我太爷爷是在 1938 年失踪的,那年,太爷爷 32 岁,我爷爷才 8 岁。为了躲避追杀,爷爷改姓沈,因为我太奶奶姓沈。以前,我只知道太爷爷离奇失踪,却一直不知道原因。我爷爷也不知道。这一直是我们的一个谜。”

## 石门奇女子是谁

……在去贵阳之前,沈默和夏晓薇找到了曾平教授提供的六指冯老太的住处,到那里时发现冯老太已经死了,冯老太的丈夫老柳,在和冯老太结婚三个月后就失踪了,有人说他是去了台湾,有人说下了东洋,还有人说在黄河边上看到了他的尸体……家里只有个傻儿子叫柳墩儿。他们在冯老太的屋里只找到了一本“于道泉日记”,似乎对他们有所帮助,其他没什么发现。

第二天凌晨 1 点半,二人坐上从北京西开往赣州的 1625 次列车,准备到向塘站转车去贵阳。在车上,他们竟然看到了柳墩儿,柳墩儿和一个老头儿在一起,老头儿说他是冯老太的表弟,听说表姐去世就带孤身一人的柳墩儿回老家贵阳,沈默觉得老头儿面善,但没继续问下去。

第二天下午两点,二人顺利抵达贵阳,来到会文巷中段沈默的家里。一个十六七岁的

男孩下楼迎接,沈默向夏晓薇介绍:“这小子叫林涛,我姨妈的儿子,家在从江县。他淘得很,少招惹他。”林涛告诉沈默,省里组织中小学优秀教师旅游,姨爹姨妈都去了;爷爷在达德戏馆听戏。

达德书院位于大十字南,是一座明清风格的四合院。沈默和夏晓薇在书院茶馆的回廊下找到了爷爷沈鸣谦。老爷子见孙子回家,还带着个漂亮姑娘,高兴得合不拢嘴。三人回到家中,沈默让林涛陪夏晓薇坐会儿,自己和爷爷上了二楼的卧室。老爷子的卧室十分简洁,一张竹床,一张竹制方形矮桌,两把竹椅。矮桌上有一把紫砂壶,一方木制棋盘,棋盘上摆着几枚梨木棋子,还有一本象棋古谱《适情雅趣》。就在这卧室中,沈默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给了沈鸣谦,并说明夏青教授遇害前和太爷爷失踪前研究的是同一个课题——黑钻石“梵天之眼”。

沈鸣谦听后从床上拖出一只樟木箱子,从箱子里取出一个包裹,包裹里面是一本线装古书——《啸亭杂录》。他让沈默拿去好好看看。

第二天早上,沈默拿着书找到夏晓薇。书中有段记载称沈默不解,是关于“石门奇女”的笔记:“石门奇女,善筮蛊之术。有姿色,年长未嫁。自云应为公卿妇。乾隆戊子,博文忠公恒经略缅甸。乃自投营中,愿奉箕帚。傅公纳之。庚寅,傅公返京,女不从,公厚遣之。不知所终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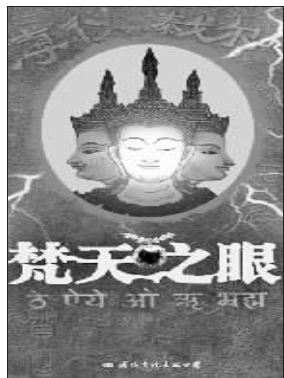
夏晓薇说:“很普通的一则笔记嘛,有什么不对吗?”沈默说:“《啸亭杂录》这本书,我虽然说不上是熟读成诵,但对书中的内容却是了然于心的。我从来没见过有什么‘石

门奇女’的条目。这一条短短六十多字,讲的故事却格外离奇。一个生长在石门的女子,擅长算卦和下蛊,自称应该嫁给公卿大臣为妇。乾隆三十三年,也就是戊子年,傅恒南下云贵主持中缅战争时,她自行投到军营中,要嫁给傅恒。傅恒收留了她。到了乾隆三十五年,就是庚寅年,傅恒班师时,她不肯随傅恒回京。傅恒就给了她很多东西让她离开。最后不知道她去了什么地方。”

夏晓薇嘟起嘴巴:“这不用你翻译,我看得懂。到底哪里离奇呢?”沈默微微一笑:“离奇的是傅恒!石门女来,他留。石门女走,他就厚遣之。你想想,就连平头百姓也不会让自己的小妾这样来去自由,更何况傅恒是朝廷重臣、当朝的国舅?所以要么这本书是伪书,这个故事根本就是无稽之谈;要么就是——傅恒中了石门女的蛊术。”

夏晓薇问:“这对我们有什么用处?”“用处大了。你还记得于道泉先生的那本日记吗?有一篇日记写泰戈尔觐见溥仪时讲道:傅恒在征讨缅甸时得到了那颗佛眼钻石。一般情况下这样的特殊战利品是要献给皇帝的,否则便是杀头之罪,更何况傅恒还是乾隆皇帝的内弟,但他却没有这么做——大清宝库中没有关于这颗钻石的任何记载。那么,也许傅恒根本没有得到这颗佛眼钻石;也许傅恒确实得到了钻石,不过没有上交给乾隆皇帝……”

夏晓薇接过话头:“而是把佛眼钻石交给了石门女,让她带走了?这可真够传奇的。”沈默说:“咱们先去鉴定一下这本书的真假。”



蒲岸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## [内容简介]

泰戈尔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《吉檀迦利》里,竟藏着一个秘密!近百年里,凡是研究这个死亡命题的人,无不死于非命,夏青也不例外。夏青教授的学生沈默和女儿夏晓薇,开始四处奔波,试图找到揭开这个谜底的关键所在,然而他们所到之处,被访问的每个人都神秘地死去了,而在他们的背后一种神秘力量带着死亡也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……

## [上期回顾]

沈默和夏晓薇到夏青办公室找到了那本《吉檀迦利》,可是两个人研究了半天都没有头绪,无意中沈默发现诗集中只出现五个“秘密”,在第五个秘密处用特殊笔密写了一串人名:婆罗贺摩、贾亚希玛、吴尚贤、宫里雁、囊占、傅恒……泰戈尔、溥仪。